

文艺观察

一部电影,已不仅仅是一部电影

——对近期国产电影的观察与思考

任姗姗

这样的“名场面”令人动容。电影《志愿军：浴血和平》片尾,12位志愿军老战士的名字缓缓浮现,他们的平均年龄超过90岁。一位观众在短视频平台上留言:“看到老英雄的名字,影院里都是抽泣声。”宛若一场网络接力,素不相识的人们“晒”出一张张志愿军战士的照片,他们是“俺爹”“外婆”“爷爷”“我外公”,银幕上是他们的无悔青春,屏幕外,泪水盈满眼眶。

浩瀚宇宙与人类文明的碰撞震撼人心。在翟志刚、王亚平、叶光富的掌镜下,《窗外是蓝星》的纪实镜头如温柔目光,将辽东半岛、青藏高原、塔克拉玛干沙漠、山东半岛、京津冀城市群以及阿拉伯半岛、埃塞俄比亚高原等“蓝星”上人类辽阔的坐标一一“抚”过。一位巴西观众感慨:“看完电影,我更加理解了人类为探索宇宙付出的努力与勇气。”

你可能还“刷”到类似“《震耳欲聋》手语教学慢速版”的短视频,记住了“报警”“救人”等简单易学却在关键时刻能救命的手语,了解到全国有2000多万听障人士和80多万律师中手语律师却只有不足30人的现状。留言区里,有网友说:“这才是电影的意义。”

说得多好啊!电影的意义,不仅仅在于票房数据,更在于长久驻留观众心里,担当起文明的记录者和传承者;也不仅仅在于大银幕上的高光时刻,更在于由大银幕连接起更广大的人群、更辽阔的地域和更深层的未来。

截至10月8日,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达437.89亿元,同比增长18.98%,比2024年全年总票房超出12.87亿元。这份成绩单由《哪吒之魔童闹海》《唐探1900》《南京照相馆》《731》《流浪山小妖怪》《捕风追影》等一部部国产新片和海外电影共同书写。数据的背后,有国产电影值得肯定的进步,是观众对国产电影品质的认同和鼓励。



▲《志愿军:浴血和平》剧照。

也要清醒看到,当前国产电影面临一系列新命题:习惯了碎片化信息的观众,接受电影这一“长叙事”的耐心从何而来?面对众多便捷且低廉的娱乐方式,众多沉浸感更强、更具社交属性的文化消费,电影不可替代的优势何在?……电影供给的主要矛盾已不是缺不缺、够不够,而是好不好、精不精,能不能精准匹配观众不断变化的需求。

近期涌现的优质电影,给我们带来一些启发。

“文者,贯道之器也。”一部电影的价值,首先由其所传递的价值观所决定。《南京照相馆》书写7个普通人“威武不能屈”的抗战史诗,传递“团结守护不能忘却的历史真相”的主题。导演申奥笃信,电影就是一个时代的影像见证,创作者必须谨慎对待历史观的表达。《志愿军》三部曲创作了5年,在2023—2025年国庆节接续上映,许多年轻人追了3年。一名小学生向导演陈凯歌建议:“《志愿军》如果有第四部,应该叫《志愿军:开创未来》。”尽管面对分众化、差异化的传播格局,尽管面对线上与线下、空间叙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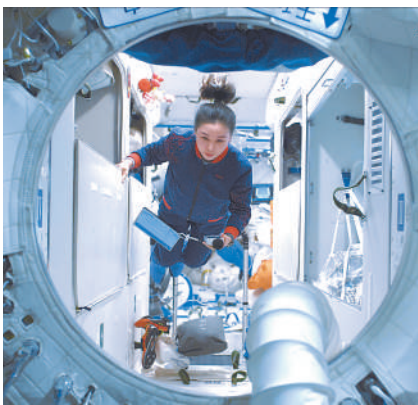


►《窗外是蓝星》剧照。
◀《震耳欲聋》海报。

以上图片均为片方提供

与时间叙事、无限的信息流与有限的注意力之间的激烈竞争,共同的记忆、情感、梦想与追求,依然是广大观众在审美上的最大公约数,依然是好故事觅得知音的秘诀所在。因为只有思想上精神上的吸引力、凝聚力,才是真正内在的、强大的、持久的。

“不日新者必日退”。电影要“破圈”,创意要率先“破圈”。《西游记》一次次被改编,人人心中都有一支取经队伍,《流浪山小妖怪》为“西游”找到新的打开方式,以“小人物”视角、全新叙事架构,让当下观众找到了自己。《唐宫夜宴》由舞蹈IP衍生为我国首部拥有“龙标”的虚拟现实电影,在海外多个国家及地区展映。借助VR设备,观影者“走进”盛唐宫殿,沉浸在触手可及的场景中,与诗词、歌舞、建筑等传统文化交互。时代在变,观众对精神文化产品的喜好和需求也在变,但电影最本质的艺术规律没变,电影创意植根社会实践的创新法则没有变。因为电影也是“人类知识的总和”,与科技进步、社会变迁同步的电影,与观众同呼吸的创作者,自



会拥有层出不穷的创意。

一部电影,已不仅仅是一部电影。“跟着电影去旅游”“跟着电影品美食”“跟着电影做科普”……电影,成了新的流量入口,成为推动消费串珠成链的重要一环。从上海国际电影节到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,从暑期到国庆假期,“票根经济”成为消费新引擎。电影《浪浪山小妖怪》授权衍生单品超800款,线下展览、主题快闪餐厅等实景娱乐项目延续至消费市场。《罗小黑战记2》全国1000家主题影城快闪店及线上商城售出超14万件周边衍生品,北京朝阳公园旗舰快闪店10天内总体客流量超过15万人……“电影+”推动电影产业从传统的票房经济向多元消费生态不断进阶。

120年前,中国第一部电影《定军山》诞生在北京前门的丰泰照相馆里。这部与国粹京剧结合的戏曲片宣告,中国电影一经问世,便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。

120年后,我们更加确信,中国电影之所以不一样,关键在于中国故事的不一样,中国电影生机勃勃、充满活力的关键就在于“两个结合”。作为“文化名片”的电影,生动展示国家民族的形象;作为“文化底片”的电影,显影历史文化的传统;作为“文化芯片”的电影,刻印民族精神的密码。

一部电影,就是一颗文化种子。14亿多的观众,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,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……在这一切的滋养下,一颗颗文化种子必将长成参天大树,结出累累硕果。

创作谈

看〇〇后军人如何成为『最强兵王』

五百 陈泳旭

在许多人的印象里,军人常常意味着“硬汉”的体魄,象征着“奉献”的精神。这些词语固然闪光,却远不足以勾勒出军人真实而立体的群像。军人同样拥有丰富的情感世界。我们创作的《猎豹》正在湖南卫视、芒果TV播出,为了呈现这份有血有肉的真实,剧中没有刻意塑造“完美军人”。因为“不完美”才是真实的个体,才能为作品与观众的对话留下空间。

《猎豹》的精神内核,源于“君子豹变”这一古老智慧。幼豹初生,其貌不扬,却在成长中蜕变得矫健而美丽。这恰是青年军人成长的生动隐喻:从青涩走向成熟,从朴素信念升华为坚定信仰,在军队这座大熔炉里,每一名军人都在完成属于自己的“豹变”。新时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,也正是在这样一轮轮的蜕变中不断革新,彰显出蓬勃的强军力量。

我们为《猎豹》注入了充沛的青春与活力。剧情虽然涵盖三代军人的精神传承,但我们选择以00后军人作为主角。他们思维活跃、敢于表达,代表着新时代中国军人自信、果敢、勇于挑战的精神气质。剧情聚焦于年轻士兵中的一群佼佼者,看他们如何成为“最强兵王”。主角陈汉生曾是特警学院的优秀毕业生,却接连经历“被猎豹开除”“进修理班”“下炊事班”等挫折。实际上,这正是部队对优秀人才的深度锤炼——强军事业需要的不是孤胆英雄,而是能在任何岗位上都恪尽职守、闪闪发光的兵。最终,陈汉生凭借过硬的素质和坚定的意志,重返猎豹突击队。我们希望借助他的经历告诉观众:真正的强大并非永立峰顶,而是跌落谷底后,依然拥有再次攀登的勇气与力量。

在《猎豹》中,观众看到无人机、机械狗率先突入战场,执行侦察甚至首轮打击任务;看到官兵佩戴VR头盔,在虚拟战场中进行高强度的红蓝对抗;目睹指挥中心大屏幕上数据奔流,算法推演,决胜千里。今天的中国军队,早已超越“一根筋、一身汗”的单一维度,新时代的官兵,必须既能持枪冲锋,也能驾驭代码,洞悉数据背后的战场脉搏。

在主创与演员遴选上,我们始终坚持“退役军人优先”的原则,旨在让作品更贴近军营,更具纯正的“兵味”。在湖南历时数月拍摄,从炎夏到寒冬,根据剧情需要“冬穿短袖,夏穿棉衣”十分考验演员。拍摄期间,有人中暑,有人冻得念台词发颤,有人在战术动作中受伤,却无人叫苦退缩。剧组工作强度大,但演员们的状态始终饱满。那段日子里,这群年轻人仿佛真的成了军人,他们的敬业与诚意,理应被观众看见。

在当下的文艺创作领域,军旅题材或许并非所谓的“流量赛道”,但总有人坚守这个阵地。希望《猎豹》能将军人的信念、情感、温度与血性真诚地展现给观众,让更多人看见:勇敢、担当、使命与信仰这些词语,永远闪耀着时代的光芒。

(作者为电视剧《猎豹》总导演、联合导演)



《猎豹》剧照。 片方供图

在音乐中感受如诗的秋韵

曲里有灯，有船，也有岸

广东省湛江市 冯学仁

那年秋天,我为小说《秋水伊人》寻找一个收束全篇的“凤尾”,思路却意外梗塞,最后一节迟迟写不下去。十几页稿纸上的文字像被秋风抽走了温润,显得干瘪清瘦,情节推进也徘徊不前。

我带着昏沉与焦灼,在城里大大小小的书店和图书馆间穿梭,指尖划过一排排书脊,仍没得到一鳞半爪的灵感。直到在一处旧书摊前,被一首轻柔婉转的乐曲“牵”住了脚步——《秋江夜泊》。摊主是位坐在轮椅上的老人,他见我听得入神,便低沉说:“曲里有灯,有船,也有你要找的岸。”

回到家,我反复聆听这首曲子。潺潺琴声如夜色下流淌的江水,时而平静时而微涌,我的心也随之荡漾起伏。忽然,一个画面清晰浮现:男主人公要在秋夜的渡口默默离开,却在最后一刻回头。

我心里的灯突然亮起来,一口气写下:“他在萧瑟的秋风中回头,像一枚飘零的落叶,终于找到了归根的方向……”完稿后,我如释重负,眼眶也湿润了。

一年后,小说在一家市级文学杂志上发表。我特意重返那个旧书摊,却已人去摊空。光阴荏苒,秋去秋来,人生几十年一晃而过,我常在静谧的秋夜播放这首乐曲。月华似水,琴声缠绵。它不仅为我珍存了那个远去季节的回忆,也让我越来越明白:创作意义上的真正结尾,不是故事的终止,而是情感的归岸。

本月话题

那一天,我走进剧场

戏剧的魅力,总是让人心驰神往。近期,从上海到西安,从京津到川渝,从乌镇到桂林……各类艺术节、戏剧节接连登场,为各地观众带来一场场精彩纷呈的艺术盛宴。

请以“那一天,我走进剧场”为题,写下您与戏剧的故事——钟爱的戏剧作品,难忘的演出经历,观演中的动人见闻,抑或是艺术带给您的独特体验……文体不限,600字左右,欢迎您的投稿。

文艺观察

本版邮箱:ysbj@peopledaily.cn

本版责编:周飞亚

守岁华 共丹青

徐珺蕊



舞剧《永乐未央》剧照。
徐珺蕊供图

历经两年半的筹备与创作,今年“十一”假期,舞剧《永乐未央》正式首演。

在创作《只此青绿》《咏春》等作品之后,我一直在思考舞剧剧本结构新的可能。被普遍认为“长于抒情,拙于叙事”的舞剧,要承载超长的时空跨度、复杂历史背景、人文精神的表达以及“人像展览式”刻画,无异于“难上加难”。

《永乐未央》的创作之难,首先在于其承载的历史文化的厚重。1247年,永乐宫在“立观度人”的宏愿下始建,历经百余年的建造、绘画,三清殿的墙壁上众仙朝元、满墙风动;那些源自西亚的彩色釉料被炼制成琉璃,驻守一方土地,历经700多年时光洗礼依然鲜亮。但在漫长岁月中,永乐宫逐渐被遗忘,直到上世纪50年代初开展的一次文物普查才重现于世,成为中国现存唯一的元代官式建筑群,价值非凡。

如何以舞台艺术的形式讲述文物的故事,核心的题解一定是“人物”——我们需要找到附着于文物之上的人文精神,为漫长时光彼岸的它们搭建起一道通往今时今日的情感桥梁。

经过漫长的思考,我决定打破单一“主要人物”和“中心事件”的线性叙事,分“单元”搭建作品的基本框架,即以“建筑、壁画、琉璃”提炼表现永乐宫乃至山西文物的三重美学维度。每个单元都讲述一个“文物活化”的独立故事,第四个故事则着眼于上世纪50年代的永乐宫迁建。在年轻的迁建者们亲历的视角下,舞剧完成两个时空的交织与共振。

在创作理念上,整个团队表现出了高度一致。我们无数次走进永乐宫寻找灵感,在大量资料文献和工艺技法中挖掘细节。我们梳理出了700多年永乐宫的“时间轴”,包括林立的碑文中记载的点点滴滴;我们理解了当时的督建者是怀着怎样的济世之心,又是如何奔走招募能工巧匠共筑起这座心灵的广厦;我们想象着朱好古、马君祥等技艺高超的画工团队下笔

人物

“写戏是我生命所必需的”

——郭启宏的戏剧人生

陈利

1957年考入中山大学中文系的郭启宏,受业于宋元文学专家、词曲大师王季思。随先生习宋词元曲,进城看戏,尤其是在先生指导下参加车王府曲本的古籍整理校勘,为他日后的跨剧种创作埋下了种子。

“我与戏剧的缘分,可以说不在舞台,而始于文学。”郭启宏说。

上世纪60年代,一份意外的机缘,郭启宏踏上了编剧之路。大学毕业,他被分到北京市文化局,先后在中国评剧院、北京京剧院、北方昆曲剧院任戏曲编剧。初到评剧院时,郭启宏还从未看过一场评剧。对他而言,戏剧的结构比较难,至于大家都很头痛的唱词,古典文学功底扎实的他倒并不担心。但是南方口音让他对戏曲的发音吐字又倍感陌生。于是他便把看戏当作上课,每天晚上吃完饭后,坐7路车到正阳门鲜鱼口的大众剧场,风雨无阻,“驻场看戏”。

1979年,他的第一部京剧作品《司马迁》创作完成并成功公演,正式开启了他的创作之路。该剧获新中国成立30周年献礼演出创作二等奖。此后,他的文思如泉涌般迸发,为评剧院创作《成兆才》《评剧皇后》,还原戏曲艺人的跌宕人

读书破万卷,下笔如有神;白鸥没浩荡,万里谁能驯”,这是《郭启宏剧作选》的卷首词,源自曹禺在《李白》首演后对他的赞誉。1991年,话剧《李白》首演轰动京城,并获得剧目、编剧、导演、舞美、表演5项文华奖,开启了郭启宏的文人历史剧创作。如今这出空灵而诗意的戏已经演了30多年,一直陪伴着人艺和观众。

从岭南学子到荣获中国文联终身成就奖(戏剧)的耄耋老者,郭启宏恰如这只白鸥,凭文人的赤诚与坚守,擎“传神史剧”的千钧之笔,启历史幽微,宏戏剧之美。

此后,他借《天之骄子》曹氏父子探讨“梁与柱无高低之分”的人生抉择,创作《知己》叩问知识分子“仗义执言”与“明哲保身”的灵魂困境,与《李白》共同构成他的“文人历史剧三部曲”。2019年,他的又一部文人力作《杜甫》登台,同样成为北京人艺的历史剧保留剧目。

他会在剧本里加入“月光像酒一样泼在地上”的意象,也会让杜甫在安史之乱中为百姓落泪。这种“以小见大”的创作手法,让历史人物摆脱了符号化的桎梏,变得有血有肉、可感可知。曹禺戏剧文学奖评委评价道:“郭启宏的剧作,让我们看到了历史剧的另一种可能——不是宏大叙事的堆砌,而是灵魂与灵魂的对话。”

面对赞誉,郭启宏始终保持谦逊:“是人艺的土壤,让我的剧本生了根、开了花。”

每当演出落幕,观众起立鼓掌,郭启宏总会为之动容,甚至落泪:“这不仅仅是对创作者劳动最好的回报,也洋溢着一种戏剧艺术的崇高。一个成功的剧作家,应当具有诗人的激情,小说家的睿智,散文家的词采,杂文家的机锋,还要当半个思想家、半个哲学家、半个史学家。自然,还要当半个导演、半个演员。难矣哉!然而也乐在其中。写戏是我生命所必需的……我一辈子把这一件事干好了,就值了!”

以一颗纯粹的诗心,在北京人艺的现实主义土壤里扎根,郭启宏在戏剧天地间找到了精神的栖息地。他创作的90余部带着墨香与温度的剧本,滋养着、启迪着后世戏剧人。

(作者单位:北京人民艺术剧院)